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導言：距離如此接近

So Far yet So Close: An Introduction

doi:10.6752/JCS.201512_(21).0007

文化研究, (21), 2015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21), 2015

作者/Author：王智明(Chih-ming Wang)

頁數/Page：200-205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15/12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512_\(21\).0007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512_(21).0007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導言：距離如此接近

So Far yet So Close: An Introduction

王智明¹

Chih-ming Wang

2014年8月，亞美研究暑期班的邀請下，知名的亞美作家林玉玲(Shirley Lim)來到新竹清華大學演講，英文講題就是「中國尾聲：霸權、帝國與後殖民想像的間隙」。在演講裡，林玉玲批判地回溯自己創作中的中國想像，並對當前中國提出尖銳的批評。對於往往仰賴原鄉想像的亞美作家而言，這樣的視角與觀察是非常少見且難得的。從湯亭亭(Maxine Hong Kingston)、譚恩美(Amy Tan)等作家以降，「中國」就是華裔作家的文化根源和書寫資源，林玉玲自己的作品亦不乏類似的遙想與展示。然而，她長年來往太平洋兩岸的經驗以及她的馬來西亞背景，卻使得她筆下的「中國情結」更為複雜而矛盾。²如她在演講中指出的，華人／中國認同是一種政治建構，是霸權的意識形態創造，而不是生物性遺傳的成果。尤其在中國崛起的當前，僑社的華人／中國認同，正被當前的霸權中國所挪用，轉而消除了在地的多元風貌與複數歷史，例如她的出生地，馬六甲其實擁有豐富與深刻的葡萄牙文化，但是這樣的在地文化肌理卻往往被華人／中國認同所掩蓋，包括她自己的書寫。

這個高度批判性的觀點，立即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回應和討論。我們認為林玉玲的觀點，更值得在中文語境裡深入討論。因此，當下

1 王智明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

電子信箱：wchim@sinica.edu.tw

2 同樣地，她的「亞美」身分亦是她介入馬華經驗的重要中介。如蘇穎欣在回應裡所言，林玉玲在臺灣首先是作為亞美作家被引介和認識的，這亦吊詭地象徵著臺灣對東南亞華人社群的認識，至少有一部分，是透過美國的中介來進行。這點似乎也反映在林玉玲對自身與中國的批判裡。

立即向她邀稿，進行翻譯，並邀集其他的朋友，針對她的觀點進行討論與剖析，而有了這一系列的論壇文章。從林玉玲發人深省的觀察出發，這個論壇想要探索對後殖民經驗與帝國結構的批判認識，可以對華人認同產生什麼樣的反思，特別是在馬來西亞這樣複雜纏繞的地理文化種族空間裡。我們想探問的是：華人認同如何受到殖民與帝國歷史的模塑，馬華書寫（不論英文、中文、馬來文）如何介入殖民與帝國的討論？作為一種跨境跨語的回憶形式，文學書寫又如何挑戰與跨越殖民和帝國的結構，特別當中國從殖民記憶與失憶中重新崛起的時候？跨境跨語的「馬華」如何面對作為政治與文化霸權的「中國」？回憶殖民（及其後）究竟是批判，還是召喚帝國的姿態？「馬華」可以作為一種反思殖民、抵抗帝國、創造與拆解回憶的「方法」嗎？我們期待這個論壇有助於講華語的和講英語的馬華社群彼此溝通，也能提供一個「華語系南方」的批判視角，來思考夾雜在中國帝國、英語霸權與馬來優勢文化中的「馬華」，如何表述自身、記憶中國與抵抗霸權。在此，我要特別感謝《文化研究》主編劉紀蕙老師的支持、參與這個論壇的朋友，以及林玉玲的啟發和應允。尤其張錦忠老師在百忙中答應合編這個專題，幫忙策畫與連繫，最為感謝。

作為論壇的概括與延伸，這篇導言主要想展開兩個討論：「馬華作為方法」的意義以及語言和帝國的關係。「作為方法」這樣的表述方式，大概是在陳光興出版《去帝國：亞洲作為方法》之後流行起來的。在《去帝國》裡，亞洲不是自成一格，可以客觀掌握的客體，而是藉以理解主體，乃至促成主體轉變的方法。如陳光興所言：「其目的在於自我轉化，同時轉變既有的知識結構。它的根本意涵在於：透過亞洲視野的想像與中介，處於亞洲的各個社會能夠重新開始相互看見，彼此成為參照，轉化對於自身的認識」（339）。在這個意義下，所謂「馬華作為方法」，不是要將馬來西亞華人視為單一的整體來對待，而是將它當作理解「華人／中國性」、馬來西亞社會以及當前中國的一種進路。這個進路強調的是對認同與歷史性懷舊（不論是中華帝國、英語霸權，還是大馬來亞想像）³的批判性理解、對語言政治

3 見魏月萍主編的專號：Ngoi Guat Peng, ed., “Revisiting Malaya” Special Issue,

與內在歧異（華語、漢語、中文、國語、普通話、方言、母語）的關注，以及對跨境游移的多元在地（吉隆坡、新加坡、香港、臺北、高雄和北美）予以參照與接納。因此，當林玉玲從馬六甲殘留的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化為起點，拆解她長年以英語建構起來的華人認同與幻象中國時，莊華興可以指向馬華本土和左翼馬華，透過文化體制與歷史維度的分析，說明華人認同未必只是彼方的幻象，而是具有實感的文化傳承與歷史經驗；而黃錦樹則能夠以南來文人、三代成峇為例，闡述「牆上貼著的中國字」所代表的諷刺與誠意。對莊、黃兩位來說，「中國」一詞涵義豐富，無法僅僅視為帝國而打發，因為中國不只存在馬來西亞的外部，亦是在其內部的一種文化構成，它遙望中國，乃至召喚中國的姿態不全然是認祖歸宗，而更是對馬來西亞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回歸與落實。誠如蘇穎欣在回應裡指出的，僅僅聚焦於帝國的批判很可能「忽略了當下以民族國家形式存在的國家霸權」對公民權與人權的迫害，「也忽略了同樣以民族國家形式存在的周邊國家……在地緣政治上……的相互競爭及合作」。很顯然地，「馬華」無法成爲一種生物性的後裔認同，不只是因爲馬華本就是一種混血的產物，一如林玉玲筆下的「馬六甲中國」，更是因爲它本身亦參與了多重的民族國家（現代中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）的建構。

但是，黃錦樹和莊華興這樣的在地文化本土論對應，雖然意味深遠，並沒有正面回應中國崛起的現實。相反地，魏月萍坦言，當前中國已經對馬華社會造成衝擊，尤其年輕一輩，因爲深受港臺社會運動的影響，已對中國產生複雜而分歧的認同。她認爲，馬華社會「擁中」和「反中」兩分的應對模式，顯現馬來西亞華人對於「如何處理自己和中國的關係，以及理解中華帝國夾帶著硬軟實力所可能起著的影響，仍缺乏一套檢視的方法視野」。魏月萍的觀察何嘗不能適用於臺灣、香港，乃至於北美的華人社群呢？當中國在南海擴張海域，乃至「悄悄占領世界」⁴的舉動已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之際，如何適切理

Inter-Asia Cultural Studies 16.1 (2015) 以及《人間思想》第十期(2015)的「重返馬來亞」專號。

4 見Joan Pablo Cardenal and Heriberto Araujo (譚家瑜譯)《中國悄悄占領全

解現實中國之於世界史與全球秩序的定位與意義，實在是華人社會普遍面臨的巨大挑戰。作為方法，「馬華」突顯了一種知識與情感上的困難，無法僅以霸權或帝國一語帶過。易言之，如果不是以同化式的馬來本土愛國主義來回應的話，那麼面對強勢崛起的中國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應該如何擺放自身，又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批判視野？

這就關涉到本文所要處理的「帝國」問題，特別是帝國與語言的關係。一個常見的辯論是：當前中國是帝國、民族國家，還是帝國主義國家？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《帝國的結構》裡，為這些經常混淆的詞語作出區分。他指出，以不同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古代帝國為模範，「『世界—帝國』是以交換模式B為基礎的世界系統；透過『服從—保護』的交換，統合各個部族，各個國家」（198）；而位於「世界—帝國」亞周邊的「世界—經濟」則是「由交換系統C〔亦即以商品交換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經濟〕支配的世界系統。在這樣的系統裡，帝國無法存在；替代的則是霸權國家〔也就是帝國主義國家〕的誕生」（201）。⁵他試圖從交換模式，而非生產模式的轉換來說明世界史與全球秩序的轉變，從而勾勒出帝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差別。柄谷認為，所謂帝國就是一個多部族、多國家的統合狀態；它是一個律法、宗教、語言皆具有世界性的廣域國家，其原理是儘管帝國透過征服而擴大，卻不強制同化，所以帝國內部的部族與國家，只要服從與納貢，就可以保持原有的狀態。相反地，所謂的帝國主義就是民族國家「在欠缺『帝國』原理的狀況下，擴張並且支配其他國族」（122-124）。這樣的區分複雜化了我們對中國的認識。很顯然地，當前中國可以說是披著民族國家外衣的帝國，在「世界—經濟」的格局下，她的崛起與擴張無可避免地沾染了帝國主義的息氣，因此柄谷特別強調，「中國應該

世界》（臺北：聯經，2013）。

- 5 在柄谷的理論模型裡，他將交換模式分為四種：交換模式A是以贈與和回禮為基礎的互酬經濟，主要存在氏族或部落共同體之內；交換模式B是帝國掠取與再分配的交換；交換模式C則是商品的交換；而交換模式D則是交換模式A，在國家支配與貨幣經濟解體之後，在更高層次的回復，亦即由互酬互助原理所支撐的世界共和國。世界史就是透過交換模式的互滲與遞嬗而進行的。亦見柄谷行人（墨科譯）《邁向世界共和國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）；（林暉鈞譯）《世界史的結構》（臺北：心靈工坊，2013）。

超越國民國家的觀念，以創造積極意義下的『帝國』為目標」(228)。

從柄谷的角度觀之，林玉玲從美帝之腹批評中國霸權的說法無疑是可疑的，因為英語相較中文，更是帝國語言，因而馬華社會的中國懷舊甚至帶有反抗西方霸權的味道，具有回復「世界一帝國」，反抗帝國主義的潛能。只不過，這樣的理論推演未必符合東南亞各國的歷史經驗——緬甸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和越南，現在與過去無不奮力抵抗著中國的帝國陰影，而產生了或大或小的排華事件。而馬華「中文」正統與地道與否的歷史掙扎，如許維賢、熊婷惠與張錦忠在回應裡所展示的，不正是馬來西亞華文書寫，百年來與中華文明剪不斷、理還亂的糾結與拉扯？這種「文與魂與體」的糾纏難道不就是在帝國與周邊文明撞擊下所產生的文化階序(cultural hierarchy)及其克服的嚐試嗎？⁶將父母親的經歷與林玉玲相對應，以客語為母語的許維賢，其回應展現了獨特的馬華經驗。對他而言，所謂「馬華」是在歷史、語言和經濟上都處於弱勢的位置，而馬華認同賴以為繫的「中文」，儘管仍在全球語言的階序中落後於英語，亦是不折不扣的他者語言，是他的認同賴以為繫，卻又無法完全擁有的帝國語言。相較於許維賢，因逐漸失去客語感到遺憾與恐慌，熊婷惠呈現了方言（客語、粵語或閩南語）作為認同展演的可能，可以是臺灣遊客與東南亞華人「搏感情」的一種方式；方言之所以有助於聯繫感情，是因為它呈顯了一種既特殊又普遍的華人文化樣態，這個樣態足以區分我們和那個經濟與文化的霸權中國。換句話說，在他們兩人的回應裡，「方言」雖然標誌了古老中華帝國的存在，但在今天的政治脈絡中，它已成為抗拒中國再次帝國化的姿態。

這個姿態即是張錦忠在回應裡提出的「華語語系表述」，那是「中國1.0」（相對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）與南洋風土混雜濡沫的結果，也因此中華文化，就像希臘羅馬文化一樣，儘管是帝國的產物，已成為「世界文化遺產」，而不必然是政治認同的表述。張錦忠「華人者，華夷人也」的說法，其實很接近柄谷對帝國的

6 見黃錦樹，《文與魂與體：論現代中國性》（臺北：麥田，2006）。

思考，即帝國同時包含了世界主義與鄉土主義的元素，正是共同體內部的文化互酬（交換模式A）形成了帝國的豐富與無遠弗屆。換句話說，作為中華與南洋文化複系統下的一支，馬華的「華夷想像」，如王德威所說，其實是將中國「包含在外」的一種表述(2015: 33)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以華語語系表述為軸線，一個跨境游移的多元南方（從馬六甲、新加坡而至南臺灣）於是浮現。作為夷民與遺民，華語系南方雖然存在帝國的陰影下，在情感與認同上總已是浮游於帝國之外了。只是，這些夷民與遺民是否也曾經是，或是在崛起中國的召喚下成為「殖民」，則有待歷史的考究與時間的驗證了。⁷

歸結來說，馬華想像裡的中國，似乎總是「時光如此遙遠」，⁸可是在現實中，馬華之於臺灣，就像臺灣和香港之於中國，總是「距離如此接近」。在時空遠近的位移之中，我們似乎發現，帝國並不遙遙，而是過於接近了。然而，誠如本論壇試圖呈現的，在這不斷貼近與壓縮的過程裡，我們更需要注釋帝國、創造自我的膽識，因為那才是文化賴以生存的動力。「回憶殖民後」的創造性曖昧與文化政治亦於焉繫之。

引用書目

- 王德威。2015。《華夷風起：華語語系文學三論》。高雄：中山大學文學院。
- 柄谷行人著，林暉鈞譯。2015。《帝國的結構》。臺北：心靈工坊。
- 陳光興。2006。《去帝國：亞洲作為方法》。臺北：行人。

7 史書美近年來對移居殖民主義(settler colonialism)的批評值得重視，因為她強調了移民與克里歐化(creolization)過程中的權力關係，如何被移民主體及其記憶所置換。她以移居殖民主義的視角解讀張貴興《猴杯》的嘗試，尤其值得重視。見〈關係的比較學〉《中山人文學報》第三十九期(2015)，頁1-19。

8 這是張錦忠新作的標題(吉隆坡：有人出版，2015)。本導言的標題，「距離如此接近」一方面是向錦忠老師的新作致敬，一方面也有從空間面向延展討論的企圖。